

論語徵集覽

眾序

二十

堯曰

仁12

91

20



仁
門 91
卷 20

周書

周書

論語徵集覽卷之二十

YOHAN HANDELS
1000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輯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古曆數謂列次也包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
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孔安國曰舜亦以

堯命已之辭命禹
新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
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
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因窮則君祿亦永絕
矣戒之也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
虞書大禹謨
比此加詳

古義咨嗟嘆聲曆數者紀歲時節氣以授民時者
也在爾躬躬謂財成輔相天地之道書所謂天工人
其代之是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言四海
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此堯命舜而
禪以帝位之辭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倫
古之聖人有磅礴浩渺過乎中道而不切於人倫
無益於天下國家之治者故堯以允執其中命之
於舜而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
義也此舜之所以能承堯之言也論曰古文尚書
大禹謨篇亦載此言加以人心道心危微精一等
語然見此篇唯曰舜亦以命禹則堯之命舜舜之
命禹皆止此二十二字而無危微精一等語可知

矣按宋明諸儒或疑大禹謨之非真古文以為漢
儒偽作大抵依做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
緣飾之而荀子亦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句稱
道經曰而不稱虞書則知此語本非堯舜授受之
語明矣蓋唐虞之際其言論平易朴實專在於知
人論政之間而無後世心性精微論故知大禹謨
篇實出於漢儒之手而堯舜告
命之詞止於此二十二字耳矣

徵天之曆數在爾躬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朱子
因之曰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
仁齋曰曆數者紀歲時節氣以授民時者在爾
躬謂財成輔相天地之道書所謂天工人其代之
是也古書誠艱奧然二說皆如謎豈有之哉且仁
齋財成輔相之解亦高妙哉唐虞時豈有是言乎

書皇陶謨

見壽

卷之二十

二

舜典云云見事
陶謨

孔子曰衛靈公
篇

蓋古先聖王之道以奉天為本故堯典無它事唯
 有欽若昊天授民時耳舜典天叙天秩天工皆稱
 天以行之義和以天官分主四嶽為方伯夫唐虞
 夏之道一矣故左傳呂覽合稱二典三謨為夏書
 孔子曰行夏時此在堯舜時其所謂曆數者政治
 之道盡是焉故孔子所謂夏時不啻指建寅一事
 已曆數人所作而曰天之曆數亦猶如天叙天秩
 焉耳四嶽即百揆舜為百揆日久既已躬任其職
 故曰在爾躬語已往也允執其中謂踐帝位也古
 來相傳執無過不及之理非也蓋執中猶云執樞

古訓皇極為大中是亦漢時自古相傳授之說不
 可非也古先聖王欽若昊天以臨民上有天下有
 民而天子立其中間握其樞柄是所謂皇極也故
 古謂踐帝位為執其中耳不然子思作中庸書援
 引具至何不一援堯舜授受之言以為根本也若
 從舊解以為執無過不及之理則上下文執大不
 相蒙豈有是理乎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何註憤憤
 朱子得之堯授舜舜授禹惟奉天儆戒而已孔子
 告顏淵為仁唯以脩身可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後儒必欲得一微眇之言如道德仁義者以見孔

一曰
 禮記
 卷之二十一
 禮記
 卷之二十一
 禮記
 卷之二十一

荀子解蔽篇曰
道經曰人心之
危道心之微曰
孟子盡心篇曰
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云云尚書
禹謨

子所祖述是自理學者流之見陋矣哉。仁齋又據此章及荀子道經之言。而以大禹謨危微精一為漢儒偽作。是其人深信孟子。坐是故不復留意於書。徒以朱子解解書而譏之耳。蓋民心可畏。如朽索之馭六馬。故曰人心惟危。導民心於其微。不於其著。庶可以保其治。故曰道心惟微。精者靜也。治天下者。務清靜專一。不敢輕忽。以踐其位。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味荀子之文。其意亦如此。而所謂道經亦夏道篆文相近。故誤耳。夫荀子儒者也。豈援老墨之書邪。故尚書所言亦惟儆戒之言。其

孟子譏子莫見
盡心篇

實與論語所載莫有殊者。故曰舜亦以命禹。豈如仁齋拘字數者比乎。孟子譏子莫執中。可見中之不可以執言也已。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古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

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包氏曰順天奉
 法有罪者不敢擅赦言桀居帝位之位罪過不可
 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
 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周家賚賜也言
 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孔安
 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箕子
 微子來則用之包氏曰權秤也量斗斛孔安國曰
 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
 祭所以敬

新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
 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
 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
 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
 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
 有罪非民所致此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
 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此以下述武
 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
 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
 善人蓋本於此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

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權稱錘也量
 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興滅繼絕謂封黃
 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
 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武成曰重民五教惟
 祭食喪

古義朱氏曰日上當有湯字是也履殷湯名殷尚
 白而用黑牡者未變夏禮故也皇皇大也后君也
 謂天帝也此言昭告天以伐桀之意簡閱也有罪
 指桀帝臣不蔽蓋指伊尹也言天下之善惡已不
 敢私惟天所簡以上皆告天之詞無以萬方言勿
 降災祥於民也民之有罪實君之所為罪已而無
 罪民也此語今見古文尚書湯誥篇然墨子書
 引此以為湯誓則古文尚書之可疑益可見矣何
 氏曰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而富於善
 人有亂臣十人是也孔氏曰親而不忠賢則誅之
 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此武王罪
 已之辭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
 也古者世官子孫相守官廢則事曠故脩之朱氏
 曰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

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孔氏曰言帝王所重者此四事重民國之本也重
 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以
 上言武王之事按武王語今多見武成泰誓等篇
 然古文尚書頗多乖謬且先儒亦多致疑故今不
 引以為證揚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
 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
 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
 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
 也○堯舜湯武之道不過敬天重民二者而敬天
 其本也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曰簡在帝心曰周有
 大賚皆莫非所以敬天也凡賞善罰惡責已恕人
 所以推此心也夫子所以
 祖述憲章者不外於此

徵 皇皇后帝孔安國曰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
 天帝也朱註不引此故詳焉帝臣古註以為桀朱
 註得之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何晏曰言周家受天

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得之朱註所富者皆
 善人雖聖世豈有是理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朱
 註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得之孔安國
 以誅管蔡用箕微解之殊為不得乎辭矣脩廢官
 仁齋以古者世官子孫相守解之古誠有之然豈
 可引之於此乎且古之世官亦謂有司耳春秋譏
 世官則公卿大夫不世官古之道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

古 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
 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新 此於武王之書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

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古義 公字不見於論語。據前篇當作惠字。此章舊本通前章合為一章。然於武王之事無見。而與前篇子張問仁章略同。而逸其半。彼有恭則不侮一句。而公則說作惠則足以使人疑。因下章有子張之問。而誤再出。數論曰。宋儒每以公字為學問之緊要。曰。天理之公曰公。而以人體之是也。然公字屢見。老莊之書。而於吾聖人之書。無之。何者是。而非。非少無所偏私。謂之公。然不擇親疎。槩而行。之。則必有。害於義。夫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垂涕泣。而道之。不可謂公。然人情之至。道之所存也。故聖人仁以盡其愛。義以立其辨。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不可偏廢也。故仁而無義。則墨子之仁不可行也。義而無仁。則楊子之義不可行也。

從也。苟居仁由義。則不待言。公而自無所偏私矣。

徵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仁齋曰。此章舊本通前章合為一章。然於武王之事無見。而與前篇子張問仁章略同。而逸其半。彼有恭則不侮一句。而公則說作惠。則足以使人疑。因下章有子張之問。而誤再出。歟。可謂善讀論語已。然又烏知其非孔子別有所言。而與答子張者相類邪。至於其以論語無公字。而駁宋儒。則懲羹吹齏者比已。宋儒所謂天理之公。其原誠出老莊之見焉。然聖人豈惡公邪。無偏無黨。皇極之敷言也。民

無偏無黨尚書
洪範

民之所好好之
大學

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豈非公乎。君子之道。惡執一而廢百。故宋儒拈一公字。與仁齋惡公字。其失適相同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

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曰孔安國曰屏除也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
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馬融曰不宿
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
刻期孔安國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晉於出納
惜難之此有司之道
任耳非人君之道
新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
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
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有司與事
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司與事
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
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
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
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古義 孔氏曰屏除也此二者治民之要此三者修身之要修身即治民之本也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秦易驕威易猛而皆不然故以為美也虐謂殘酷不仁不豫告戒而督其成功是為卒暴無漸朱氏曰致期刻期也賊害也猶賊夫人之子之賊也言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是害之也朱氏曰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非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為政以仁為本以不仁為戒此章雖論說甚長然其要不過此二端不可不察焉

徵 五美。仁齋曰。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而今皆不然。故以為美也。得之。又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二者治民之要。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三者修身之要。修身即治民之本。亦得之。但欲仁而得仁。亦治民之要。彼不得其解。故云。

爾欲仁而得仁。即求仁而得仁。謂求仁人而得之也。凡所求之切。皆可以為貪。但求賢無貪之失耳。後儒皆以為仁道。是則學問。何待從政而後言之乎。且究其說。亦宋儒一事之仁。古莫有是說。不可從矣。或曰。孔子少許仁。而今日求仁人而得之。則何仁人之易得也。是則不然。如欲仁而得仁。及答子貢。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皆古語。而孔子誦之。故亦不深拘耳。從政貴得人。故云爾。不戒視成。馬融曰。不宥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蓋不它是視。而唯成是視。故曰視成。或以督

成解之。視豈有督義乎。慢令致期。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虛字不可解。朱子曰。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刻期約期也。而止言致期刻期也。則無致字之義。蓋慢者怠慢也。令者如三令五申之令。其所以令申之者不勤。而俾民怠於其事。不覺逼期。是有故陷民于刑意。故謂之賊。致者使至也。謂使民不覺至期也。如不戒視成。則絕無告戒之事。况令申乎。唯視其成耳。是其意為暴惡。故謂之暴。凡如暴君及桀紂帥民以暴。皆暴惡之義。

各下頁書

其與虐殊者。以其殺之謂之虐。暴不必殺。稍輕於虐耳。朱子以卒遽無漸解之。非矣。其大者而古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古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新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古義天有必然之理。人有自取之道。故知命則樂而不憂。畏而不怠。是所以為君子也。禮者。身之幹。

也故知禮則有以立也言者心之符也故知言則有以知人也輔氏廣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備矣○尹氏曰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乎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徵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命者道本也受天命而為天子為公卿為大夫士故其學其政莫非天職苟不知此不足以為君子也蓋君子則為上之德也以君命為悅者為人下者也君子則不然也稟命於天焉以其所傳先王之道也是其大者而吉凶禍福不待言也先儒多以吉凶禍福言之抑亦

未已禮者德之則也故不知禮無以立立者立於道也先王之道其可守以為則者禮已言者先王之法言也先王之法言猶規矩準繩也夫非規矩準繩何以能知方圓平直哉非此而知亦目巧耳皆取諸其臆者也取諸其臆則人恣其所見有何窮極故知先王之法言而後所知合於道故知人知人者謂知賢者也夫賢者其德行合於先王之道者也故以先王之法言為之規矩準繩而後可知己孟子知言知它人之言也觀於孔子聽訟吾猶人也則知它人之言聖人亦不敢言吾能之矣

孟子知言公孫丑篇聽訟已見

孟子
五子
公祖

夫聖人所不敢言能之而孟子能之。豈理乎哉。故知孟子之非也。先王之法言在詩書。而先王之詩書禮樂。君子所以學也。上論首學與知命。而下論又以此終之。是編輯者之意也。王者出征告諸天。受命于廟。受成于學。還亦獻馘于學。學者聖人之道所在也。聖人之立道。奉天命以行之。故君子之道。歸重於天與聖人者。無適不然焉。論語之所以終始。可以見已。按註疏本。此章作孔子曰。朱子本作子曰。王以真其曰。以真其曰。以真其曰。

論語徵集覽卷之二十終

論語古註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一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

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
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
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
考之齊古以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
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
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
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
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
顛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論語新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
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
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
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適周問禮
於老子旣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
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
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
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
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

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
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
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
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
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
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
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
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
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
爲陽虎而拘之旣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

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
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
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
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
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
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
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
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
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

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子曰學而思之則知思而不得則殆矣
子曰學而思之則知思而不得則殆矣
子曰學而思之則知思而不得則殆矣
子曰學而思之則知思而不得則殆矣
子曰學而思之則知思而不得則殆矣
子曰學而思之則知思而不得則殆矣
子曰學而思之則知思而不得則殆矣
子曰學而思之則知思而不得則殆矣
子曰學而思之則知思而不得則殆矣
子曰學而思之則知思而不得則殆矣

論語古義序

昔者夫子生乎衰周之季躬天縱之資立生民之極
祖述前聖討論墳典其道之大德之盛且今古而莫
之比也其遺言微旨之託于後者門人弟子謹而備
錄名曰論語固經中之一王百家之權衡也聖而前
乎此者不經其品章則萬世無以識其為聖賢而後
乎此者不就其折衷則萬世無以辨其言行事實之
為孰得孰失也言其大也則猶天地之囿萬象而品
彙莫不罔羅乎其中言其近也則猶布帛菽粟之切
于民用而一日不資則不能以為人斯道之蘊奧學

問之階級固具於其中而不待復求之於其外矣自漢而後疏解註述之繁非不精且詳也然徒視以爲平實法語而非鉤玄探賾之至論應酬常談而非統宗會極之要言則雖不能不沿解以泝經亦不可以不原經以審註焉大抵聖人之道務實故其教人每就日用行事之實示之是非得失而未嘗使之求心于一念未萌之先也今且舉其大者二十篇中鉅細畢舉而其要莫仁爲大也後之所謂仁者以寂然不動解覺解愛之理爲仁之體以惻隱之發乎心者爲仁之用而以其著乎行事澤物利人實迹之可見者

爲仁之施於是仁分爲三截而其用功全在乎屏欲閑邪湛乎瑩乎以復靈覺不昧之初則澤物利人之功乃其發見而仁之粗者也而質諸先聖之言則所謂仁也者唯一而已矣而主實故其利澤恩愛之及物者雖有生熟大小之差皆可以謂之仁而安則爲仁者利則爲智者假則爲霸者依則爲人違則非人也所以其用工之方義以配之禮以節之智以明之或忠或敬或恕能敦其積而後可以爲仁矣而語其本則孝弟之心乃所謂知能之良而至於仁之基也若夫至於不動之初未萌之際則聖人固無其說矣

推之百行莫不皆然昔吾先人夙志聖學衽席經典服膺遺訓唯信夫子之爲曠古一人之聖此書之爲曠古無上之經晝誦宵繹參究訓傳恍然自得始覺後世之學與古人異齒未強仕已艸此解杜門卻掃日授生徒不復知世有聲利榮華之可羨改竄補緝向五十霜稿凡五易白首紛如莫傳聖訓于後昆託微志于汗青瑣義末說時有出入則蓋亦不暇校矣胤也不肖夙受其分數奉以周旋不敢失隊徒知讀父書而欲傳之同志爰命錢梓以垂不朽云京兆伊藤長胤謹敘

論語古義總論

宋邢氏具曰按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傳者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語者出自孔子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爲傳後漢馬融亦註之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

張侯論後漢包咸周氏竝爲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焉魏吏部尚書何晏集諸儒之說竝下已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

維楨按鄭氏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愚以謂此特謂撰夫子之語而已至諸子之語未必盡然蓋論語一書記者非一手成者非一時何者除有子曾子外閔子冉子亦以子稱而諸子之語曾子最居多子貢子夏次之學而一篇三載有子之

語而子張篇多記子張之言則知夫子之語皆成於游夏等所撰而諸子之語則各出于其門人之所記然要之編論語者亦游夏之儔而已曾南豐日記二典者臯夔之徒卽此意而自宋興以來說論語者蓋數百家然而多出其意見淆以佛老之說則不可據以爲信唯漢儒之說猶爲近古蓋不失傳受之意故此書出入註疏者爲多而於諸家之說獨取其所長并加裁定其意味血脉則竊附臆見云

又曰論語二十篇相傳分上下猶後世所謂正續集之類乎蓋編論語者先錄前十篇自相傳習而又次

後十篇以補前所遺者故今合爲二十篇云何以言之蓋觀鄉黨一篇要當在第二十篇而今嵌在中間則知前十篇既自爲成書且詳其書若曾點言志子路問正名季氏伐顛史諸章一段甚長及六言六蔽君子有九思三戒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等語皆前十篇所無者其議論體制亦自不與前相似故知後十篇乃補前所遺者也

綱領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又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

生氣質

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維楨按論語一書萬世道學之規矩準則也其言至正至當徹上徹下增一字則有餘減一字則不足道至于此而盡矣學至于此而極矣猶天地之無窮人在其中而不知其大通萬世而不變準四海而不違於乎大矣哉其語道則以仁爲宗以智爲要以義爲質以禮爲輔其語教人則曰博文約禮則曰文行忠

信而總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是其標的也雖後有聖者出亦不能易此而宋儒說論語專以仁義爲理而不知爲德之名以忠信爲用而不爲緊要之功甚者至於以論語爲未足而旁求之佗書或假釋老之說以資其言說其不得罪於孔門者殆鮮矣
又曰夫子以前雖教法略備然學問未開道德未明直至夫子然後道德學問初發揮得盡矣使萬世學者知專由仁義而行而種種鬼神卜筮之說皆以義理斷之不與道德相混故謂學問自夫子始斬新開闢可也孟子引宰我子貢有若三子之語曰賢於堯

舜遠矣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蓋諸子嘗得親炙夫子而知其實度越乎羣聖人而後措詞如此愚斷以論語爲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爲此故也而漢唐以來人皆知六經之爲尊而不知論語之爲最尊而高出於六經之上或以易範爲祖或以學庸爲先不知論語一書其明道立教徹上徹下無復餘蘊非佗經之可比也夫子之道所以終不大明於天下者職此之由愚賴天之靈得發明千載不傳之學於語孟二書故敢據鄙見不少隱諱非臆說也
又曰夫道至正明白易知易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

可須臾離故知之非難守之爲難守之非難樂之爲難若夫高遠不可及者非道隱僻不可知者非道何者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可須臾離之道也一人知之而十人不能行之者非道何者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可須臾離之道也苟知此則識吾夫子之德實度越乎羣聖人而吾夫子之道高超出乎萬世焉中庸曰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贊夫子之德之學之功云然若夫高遠不可及隱僻不可知之說考之於三王則謬建

之於天地則悖推之於人情物理則皆不合可見宇宙之際本無此理而誣道之甚者也夫窮高則必返于卑極遠則必還于近返卑近而後其見始實矣何則知卑近之可恒居而高遠之非其所也所謂卑近者本非卑近卽平常之謂也實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而人倫日用之所當然豈有高遠於此者乎彼厭卑近而喜高遠者豈足與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可須臾離之道哉學者必知此然後可以讀論語矣

又曰欲學孔孟之道者當知二書之所同又知其所異也則於孔孟之本指自瞭然矣蓋天下所尊者二曰道曰教道者何仁義是也教者何學問是也論語專言教而道在其中矣孟子專言道而教在其中矣其故何諸曰道者充滿宇宙貫徹古今無處不在無時不然至矣然不能使人自能趨于善故聖人爲之明彝倫倡仁義教之詩書禮樂以使人得爲聖爲賢而能開萬世大平皆教之功也故夫子專言教而道自在其中也而至於孟子時聖遠道湮異端蜂起各道其道莫能統一故孟子爲之明揭示仁義兩者而詔諸後世猶晝夜之互行寒暑之相代無偏無倚煥如日星使人無所迷惑七篇之內橫說豎說其言若

異而無一非仁義之旨而其所謂存養擴充居仁由義之說皆以教而言故孟子專言道而教在其中也二書之言如有所異而實相爲用此其所同也此二書之要領學問之標的若於此欠理會卒不能得孔孟之門庭學者審諸

又曰孟子勸倡性善之說爲萬世道學之宗旨而孔子不言之者何哉蓋人能從教則隨其所志所勤皆可以至於聖賢而性之美惡不暇論焉故雖無性善之說可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自衆人至於堯舜其間相去奚翅千萬而夫子謂之相近者則孟

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意故雖不言性善而性善自在其中矣謂夫子不言性善者非也孟子本以仁義爲其宗旨而其所以發性善之說者蓋爲自暴自棄者立其標榜使知所本耳蓋道至尊而教次之而其盡道受教者性之德也若使人之性如雞犬之無智焉則雖有善道莫得而入雖有善教莫得而從也惟其善故能盡道受教而之善也輕此孟子所以爲自暴自棄者發性善之說而亦莫不以教爲要何者倘專任其性而不學以充之則衆人焉耳愚人焉耳其卒或爲桀紂而止故曰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

